

本經集義

上海千頃堂書局發行

張贊臣題



中品 苦

秦朮

狗脊

王孫

白薇

黃芩

芍藥

王不留行

薇銜

敗醬

馬先蒿

石龍芮子

白菟藿

草薢

石韋

景天附花

露蜂房

木蟲

牛黃

猬皮

澤蘭

當歸

麻黃

紫苑

厚朴

牛角

鰓附膽

髮髮

玄淺

丹淺

地榆

蜀羊泉

秦皮

蜚蟲

雄黃

知母

龍膽

苦淺

紫淺

紫草

白鮮皮

積雪草

酸漿

瞿麥

枯樓根

王瓜根

茜草根

木蘭皮

藥木附根

枳實

梔子

衛矛

篋竹葉附實根

犀角

海蛤

海藻

松蘿

目錄

上海千頃堂書局印行

江蘇海門吳保神編著

海門陸順元校訂

●中品

秦艽味苦平。主寒熱邪氣寒溼風痺肢節痛。下水利小便。

李時珍曰。秦艽出秦中。以根作羅紋交糾。左文者為良。

鄒潤安曰。秦艽主寒熱邪氣寒溼風痺。且將腎六淫而盡治之。所不及兼者惟燥耳。其所造就。抑何廣耶。夫是條之讀。當作主於寒熱邪氣中下水利小便。又主於風寒溼痺肢節痛中下水利小便。蓋惟寒熱邪氣證可以下水利小便愈者無幾。寒溼風痺肢節痛證可以下水利小便愈者亦無幾。此秦艽之功。殊不為廣。然必於兩證中求其的。可以下水利小便愈者。而後秦艽之用得明。則已費推敲矣。況下水利小便復不得作一串觀。是秦艽所主。確亦實繁且殷也。凡苗短根長之物。皆能攝陰就陽。凝陽於陰。如遠志者可驗。特彼則著於神志。茲則隸於六淫。著神志者。攝火於水而精自靈動。隸六淫者。化邪於水而溺自流通。惟測識其有水可以化邪。此邪能從水化。有溺可以泄水。此水得隨溺通。斯秦艽之用。方無誤也。節狗脊。味苦平。主腰背強。機關緩急。周痺。寒溼膝痛。頗利老人。

李時珍曰。狗脊有二種。一種根黑色如狗脊骨。一種有金黃毛如狗形。皆可入藥。

張隱菴曰。狗脊氣味苦平。莖節有刺。根堅似骨。葉有赤脈。主利骨節而通經脈之藥也。治腰背強。機關緩急。利骨節也。血脈不和。則為周痺。治周痺通經脈也。曰寒溼者。言痺或因乎寒。或因乎溼。狗脊通經脈。故治寒溼。機關緩急。則膝亦痛。老人精血虛而機關亦不利。狗脊治機關緩急。故頗利老人。

徐靈胎曰。此以形為治。狗脊偏體生毛而多脊。頗似狗之脊。諸獸之中。惟狗狡捷。而此藥似之。故能入筋骨機關之際。去其凝滯寒溼之氣。而使之強健利捷也。形同而性亦近。物理蓋可推矣。老人精血衰。則筋骨空隙中。尤不能舒展。故於此藥為尤宜也。

鄒潤安曰。凡獸之脊負重者。均帖而不撓。行遠者平挺而矢發。絕有力者穹突而傾前。狗則便儼狡捷之尤也。故其脊均突隨時折旋任意。奔竄則挺。捕逐則傾。回轉如風。蹲起如浪。乃草之根有以似其形。則能通關節可知矣。黑主腎。青主肝。腎者作強之本。技巧所由出。肝者罷極之本。屈伸所由發。相連而周運一身。出於下者為堅強。出於上者為便捷。乃草根之皮肉有以似其色。則能利機關可知矣。人之脊為骨之長。凡骨之屈伸以節。節之能屈伸以脫。脫則屈伸之機關。究在筋而不在骨。惟脊寸寸有節。節皆不脫。仍能屈伸。是骨也。而含筋之用。為一身機關之所屬。狗脊者皮黑肉青綠。律以肝主筋。腎主骨之義。絕似骨含筋用。周痺者風寒

先通其下後服其上從下上者先通其下後服其上從上而下者先通其上後服其下是謂左緩右急右緩所治腰脊強是其源機關緩急寒溼膝痛是其流機關緩急所謂左緩右急左緩更止更起更居以右應左以左應右是以不得為周今曰機關緩急則非以右應左以左應右矣曰寒溼膝痛則必更發更止更起更居各在其處矣故機關緩急冠於周痺之前而寒溼膝痛係於周痺之後以明寒溼膝痛之非周痺惟機關緩急乃為周痺而腰背強則狗脊之主證為兩病之所均有也此本經之最明析周詳遙應靈樞周痺篇黍銖無漏者也雖然味苦氣平則性專主降惟其苦中有甘平而微溫乃為降中有升降中有升是以下不能至地本專主降是以上不能至天而盤旋於中下之際為活利之所憑藉非補虛亦非泄邪有邪者能活利無邪者亦能活利是以頗利老人句著於周痺膝痛兩證之外以見其不專治邪耳

王孫味苦平主五藏邪氣寒溼痺四肢疼痠膝冷痛

吳保神曰王孫方家未見用不釋

白薇味苦平主暴中風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氣寒熱痠疼溫瘧洗洗發作有時

張隱菴曰。凡草木皆感春氣而生。惟本經號白薇為春生。謂其能啟水天之精氣。隨春氣而生升也。其味苦鹹。鹹者水也。苦者火也。稟太陽寒水之氣在下。標陽之氣在上也。根色黃白。又得陽明秋金之氣。而秋金之氣。合肺氣於皮毛。亦太陽之所主也。太陽標陽之氣行於肌表。故主治暴中風。太陽寒水之氣周於一身。故主治身熱肢滿。風邪淫於四末也。忽忽眩暈貌。忽忽不知人。風邪行於頭目也。夫風者百病之長。善行數變。狂惑邪氣。風淫血分而涉於心包矣。寒熱痠痛。風淫肌腠而涉於經脈矣。白薇稟秋金之氣。故治諸風之變證。先熱後寒。名曰溫瘧。溫瘧洗洗。如水洒身之寒也。溫瘧發作有時。白薇稟寒水之氣。上行外達。故治溫瘧。又得太陽之標陽。故治溫瘧之洗洗。

鄒潤安曰。中風而至身熱肢滿。忽忽不知人。狂惑。決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乃曰暴。豈暴中風者。固能如是乎。許學士曰。凡人平居無疾苦。忽如死人。身不動搖。默默不知人。目閉不能開。口啞不能言。或微知人。移時方寤。此由身汗過多。血少氣并於血。陽獨上而不下。氣壅塞而不行。故身如死狀。氣過血還。陰陽復通。故移時方寤。名曰鬱冒。亦名血厥。婦人多有之。宜白薇湯。此正與本經主治固少有參差者。惟本事方不言身熱肢滿。可見一有邪。一無邪耳。夫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故血暴虛而氣代之充。夜暴良而陽襲以入。原理之常。無足深怪。第

已起熱病以其得病之暴受邪必微設使從絳夕升乃新居臣子亦之以三青三
清是不異操刃殺之矣。斯時也。解外更無庸急。安內斷不可緩。故須藉白薇之遇
春輒發者。一若使之專力解外。而不知正賴其味苦且鹹。一徑直下。純乎降而絕
無升者。以返其陽氣於浮越失據矣。邪氣寒熱痠疼。汗出後受溼也。溫瘧洗洗發
作有時。汗出熱乃盛也。故仲景於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者。竹皮大丸中用此。而
有熱者更倍之。

黃芩。味苦平。主諸熱黃疸。腸澼泄痢。逐水。下血閉。惡瘡疽蝕火瘍。

繆仲淳曰。黃芩性清肅。所以除邪。味苦所以燥溼。陰寒所以勝熱。故主諸熱。諸熱
者。邪熱與溼熱也。黃疸腸澼泄痢。皆溼熱勝之病也。折其本則諸病自瘳矣。苦寒
能除溼熱。所以小腸利而水自逐。源清則流潔也。血閉者實熱在血分。即熱入血
室。令人經閉不通。溼熱解則營氣清而自行也。惡瘡疽蝕者。血熱則留結而為癰
疽潰爛也。火瘍者。火氣傷血也。涼血除熱則自愈也。

劉雲密曰。黃芩主諸熱黃疸。腸澼泄痢逐水。是本經固以治溼熱推之。與張潔古
所謂瀉肺火。治脾溼者不殊矣。肺之熱除。則陰下降入心。心氣既和。斯惡瘡疽蝕
火瘍悉消。於是膈中之陰自和。胃以決於脾。脾得陰濟。遂能復其健運。而黃疸泄

痢能已。胃得陰和。遂能復其通降。而腸胃諸熱自除。大腸者。肺之合。小腸者。心之合。上竅阻。則下竅亦阻。上竅通。則下竅悉通。腸澼水氣。能不解耶。如此。則黃芩能清氣分之熱。是已。乃亦能治血分之病。何歟。蓋黃芩所主血分諸病。本由乎氣上焦陽中之陰治。肺得降陰於心。血分之源濬矣。源既濬。則流自清。又何患血閉耶。夫陽中之陰化。氣化乃行。氣化行。水道乃暢。故本經逐水下。即繼之以下血閉。血與水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張隱菴曰。黃芩味苦。色黃。內空。能清腸胃之熱。外肌皮而氣寒。能清肌表之熱。乃手足陽明手太陰之藥也。主治諸熱。黃疸。腸澼。泄痢者。言諸經之熱。歸於胃土。而為黃疸。歸於大腸。而為泄痢。黃芩中空。主清腸胃之熱。故能治之。腸胃受濁。得肺氣通調。則水津四布。血氣運行。逐水下血閉者。黃芩外肌皮而清肌表。肌表清。則肺氣和。而留水可逐。血閉自下矣。火熱之氣。留於肌肉皮膚。則為惡瘡。疽蝕。惡瘡。疽蝕。名曰火瘍。黃芩治之。清肌表也。

葉天士曰。黃芩氣平。稟金氣入肺。味苦無毒。得火味入心。氣味俱降。陰也。心者火藏也。十二官之君。諸熱之主也。苦平清心。故主諸熱。黃疸者。溼熱乘脾之證也。脾為太陰溼土。土溼熱。則本色現。而發黃疸。黃芩苦平清肺。肺氣清利。溼熱自退。脾

血分。而經閉不通也。心主血。味苦清心。則能下泄。所以主之。惡瘡疽蝕者。條瘡疽敗壞潰腐而不收口也。火瘍火傷瘡也。皆心火有餘而腐壞肺之皮毛也。苦平清心肺。所以主諸痛癢瘡瘍也。

徐靈胎曰。此以形為治。黃芩中空而色黃。為大腸之藥。故能除腸胃諸熱病。胃中鬱熱成黃疸。腸中鬱熱為腸澼泄痢。黃芩並能主之也。逐水者。逐腸中之水也。下血閉者。下腸中之蓄血。使從大便出也。惡瘡疽蝕火瘍。為肌肉之熱毒。陽明主肌肉。黃芩苦寒。瀉陽明之火。即所以解毒。所以主之。

鄒潤安曰。人之藏府中空者。惟肺與腸胃。黃芩中空色黃。恰有合於金與土之德。其生苗布葉。開花成實。皆當陽盛之時。則其性屬陰。其氣薄。其味厚。故又為陰中之陰。氣薄則發泄。味厚則泄。故不為補劑而為泄劑。肺主氣。泄肺者無非泄氣分之熱。腸胃主通調水穀。泄腸胃者無非泄水穀中溼熱。血者因氣調而行。因氣滯而阻。故凡氣與熱滯。致血緣氣阻者。得氣之調則行。此黃芩之專司也。

芍藥。味苦平。主邪氣腹痛。除血痺。破堅積。寒熱疝瘕。止痛。利小便。益氣。

張隱菴曰。初之氣厥陰風木。二之氣少陰君火。芍藥春生紅芽。稟木氣而治肝。花

開三四月間。稟火氣而治心。炎上作苦。得君火之氣化。故氣味苦平。風木之邪傷其中土。致脾絡不能從經脈而外行。則腹痛。芍藥疏通經脈。則邪氣在腹而痛者。可治也。心主血。肝藏血。芍藥稟木氣而治肝。稟火氣而治心。故除血痺。除血痺則堅積亦破矣。血痺為病。則身發寒熱。堅積為病。則或疝或癥。芍藥能調和血中之氣。故皆治之。止痛者。止疝癥之痛也。肝主疎泄。故利小便。益氣者。益血中之氣也。益氣則血亦行矣。○芍藥氣味苦平。後人妄改微酸。元明醫家相沿為酸。寒收斂之品。凡裏虛下利。多用之以收斂。夫性功可以強辯。氣味不可訛傳。試將芍藥咀嚼。酸味何在。又謂產婦忌用芍藥。恐收斂耳。夫本經主治邪氣腹痛。且除血痺寒熱。破堅積疝癥。則新產惡露未盡。正宜用之。若裏虛下利。安得妄用。又謂赤芍白芍。各為一種。不知芍藥花開赤白。其類總同。李時珍曰。根之赤白。隨花之色也。此皆本經不讀。物性不辨。因訛傳訛。故表正之。

葉天士曰。芍藥氣平。稟金氣入肺。味苦無毒。得火味入心。氣味俱降。陰也。腹者脾土經行之地。邪氣者。肝木之邪氣乘脾作痛也。芍藥入肺。氣平伐肝。所以主之。血痺者。血滯不行而麻木也。芍藥入心。苦以散結。故主之也。堅積堅硬之積也。疝者。小腹下痛。肝病也。癥者。假物而成之積也。寒熱疝癥者。其原或因寒或因熱也。芍藥能破之者。味苦散結。氣平伐肝也。諸痛皆屬心火。味苦清心。所以止痛。膀胱津

益肺肺清故益氣也

徐靈胎曰。芍藥花大而榮。得春氣為盛。而居百花之殿。故能收拾肝氣。使歸根反本。不至以有餘肆暴。犯肺傷脾。乃養肝之聖藥也。主邪氣腹痛者。肝氣乘脾則痛。斂肝氣則痛除也。除血痺者。除肝邪凝滯之病也。破疝瘕堅結寒熱者。破肝邪結聚之痰也。止痛者。肝血和則痛止也。利小便者。肝氣下達於宗筋。故小便亦利也。益氣者。肝氣斂則受益也。

陳修園曰。芍藥氣平。是夏花而稟燥金之氣。味苦是得少陰君火之味。氣平下降。味苦下泄而走血。為攻下之品。非補養之物也。邪氣腹痛。小便不利。及一切諸痛。皆氣滯之病。其主之者。以苦平而泄其氣也。血痺者。血閉而不行。甚則為寒熱不調。堅積者。積久而堅實。甚則為疝瘕滿痛。皆血滯之病。其主之者。以苦平而行其血也。又云益氣。謂邪氣得攻而淨。則元氣自然受益。非芍藥能補氣也。

吳保神曰。芍藥氣味苦平。苦主泄滯。故所主邪氣腹痛。堅積疝瘕。多係氣血凝滯之病。張仲景曰。其人胃氣弱。設當行芍藥者。宜減之。又曰。下利者去芍藥。腹痛者加芍藥。可謂苦泄鐵證。乃後人誤認為酸斂之品。是未讀本經之過也。

王不留行。味苦平。主金瘡止血。逐痛出刺。除風痺內塞。久服輕身。耐老增壽。

李時珍曰。此物性走而不住。雖有王命。不能留其行。故名。

鄒潤安曰。王不留行。多生麥地。且其成實。適與麥熟同時。故每雜於麥中。凡麥中有此。則麩不能純白。故須檢去之。檢之之法。墊漆几。令欹側。傾麥其上。以手撫之。則紛紛自下。以其形渾圓也。凡物之渾圓者。皆轉旋極速而不滯。王不留行。名義大率亦不外此。人身周流無滯者。血也。觀本經取治金瘡逐痛。可見其能使諸血內而隧道。外而經脈。無不順流。自然輕則解散。重則分消矣。血流於脈。風阻之為風痺。內塞。血不流暢。王不留行能治之者。亦總由血分通順。故並克取效也。仲景用治金瘡。義蓋本此。後人仿此義用之。治淋亦大有見解。

薇銜。味苦平。主風溼痺歷節痛。驚癇吐舌。悸氣。賊風鼠瘻癰腫。

鄒潤安曰。氣鼓津溢。火動水隨。科其咎。固係鼓動之非宜。究其歸應。思隨從之何易。薇銜根黑兼赤。雖已火攪水中。然發莖但赤。則僅火動而水不動。故卒能花開黃色。下足以致水氣之轉輸。上即可吸火氣為生氣。而收縮夫陰陽。兼操乎動靜。是其有風不動。為不受病氣憑陵。而無風獨搖。為暗使元氣生長矣。夫風溼痺靜病也。風溼痺而歷節痛。則其患在動矣。悸氣水病也。悸氣而為驚癇之掣縱吐舌之伸縮。則其患在火矣。即氣瘰癧腫。固亦靜病。乃實由於賊風之動。動者能使之

敗醬。味苦平。主暴熱大瘡赤氣。疥癬疽痔。馬鞍熱氣。

余敏求曰。醬緣日逼而成。夏月成之尤速。俗傳暑候酷日暴之之水有毒。取作浴湯。必生瘡。則醬豈能無毒。是物能敗醬中之毒。故以為名。本經取治火瘡赤氣。疥癬疽痔之因暴熱而成者。其義正與此合。暴係日暴之暴。不作疾速解也。

鄒潤安曰。醬之為物。以穀蒸盪而成。已與生氣絕遠。然晝被日迫。夜吸露華。與天地之生氣相吐納。則又別著生趣。迨其陳且敗。則雖未至臭穢。特於生意遂無絲髮可繫矣。是物之根作陳敗醬色。即其氣亦復似之。偏生於早春。至深冬始彫。是無論生長收藏。溫涼寒熱。俱不能閱其欣欣向榮之性。所謂極無生氣之中。偏具無限生機者也。人身血液津唾。被寒熱逼燥。至成一切癰疽疥痔。日漸敗壞。此物偏能引致生氣。俾寓於其中。以漸化死為生。亦可為玄之又玄矣。

馬先蒿。味苦平。主寒熱鬼症。中風溼痺。女子帶下病無子。

吳保神曰。馬先蒿。肘後方治大風癰疾用之。近方未見用。不釋。

石龍芮子。味苦平。主風寒溼痺。心腹邪氣。利關節。止煩滿。久服輕身。明目不老。

李時珍曰。石龍芮乃平補之藥。古方多用之。其功與枸杞覆盆子相埒。而世人不
知用。何哉。

白菴藿味苦平。主蛇虺蜂蠱狗菜肉蠱毒。鬼疰風疰諸大毒。不可入口者。皆消除之。又去血可末著痛上立清毒。入腹者煮汁飲即解。

陶弘景曰。此藥解毒。莫之與敵。而人不復用。不聞識者。

韓保昇曰。蔓生葉圓若蓴。今襄州北汝州南岡上有之。五月六月采苗日乾。

草薺味苦平。主腰脊痛。強骨節。風寒溼周痺。惡瘡不瘳。熱氣。

李時珍曰。草薺足陽明厥陰經藥也。厥陰主筋屬風。陽明主肉屬溼。草薺之功長於去風溼。所以能治惡瘡諸病之屬風溼者。草薺拔葵土茯苓三物形雖不同。而主治之功不相遠。豈一類數種乎。

張隱菴曰。凡草木之根莖堅硬而骨勝者主腎。有刺而藤蔓者走經脈。草薺骨勝藤蔓。故主治腰脊痛。強骨節。風寒而主腎。又治溼痺周痺。而主經脈。若能清熱。故治惡瘡不瘳之熱氣。

葉天士曰。草薺氣平。稟金氣入肺。味苦無毒。得火味入心。氣味俱降。陰也。太陽寒水經挾脊抵腰中。太陽有溼。則陽氣不布。腰脊強而痛矣。太陽經行身表。附皮毛而為外衛者也。皮毛者肺之合。草薺氣平入肺。味苦燥溼。肺之皮毛理。而太陽之溼亦逐。所以主腰脊強痛也。骨節者節捷之處也。亦屬太陽經。溼流孔竅。故風寒合而成痺。則周身麻木而骨節更甚也。其主之者。草薺入肺。肺通調水道。下輸

瘍瘡愈而熱氣解矣。

鄒潤安曰。劉潛江於草薺約化陰導陽四字為宗旨。余謂能化陰者。以其或不花而實也。能導陽者。以其根多節也。夫物之與氣。必相感化而發。又必相感化而藏。感化之候。即其極榮之際。草木當花。非其時乎。而草薺者。不硜硜於花。亦不硜硜於不花。即花亦其色不一。均無礙得成歸根復命之實。味苦秉火。氣平秉金。金火相媾。其所趨向。蓋不問可知。其必在陰矣。何況節之義為陽出於陰。陽阻於陰而終能上出。又且迭出迭微。陰陽因得相稱。是其象明著於節卦。猶不可為趨於陰而化。導於陽而伸證耶。是故化陰能使陰氣化也。導陽能使陽氣伸也。腰背痛。骨節不强。非陰不化而陽不伸乎。風寒溼周痺。及惡瘡不瘳之熱氣。非陽不伸而陰不化乎。若恃他物。則化陰者未必能導陽。導陽者未必能化陰。縱兼取而並收焉。亦已彼此各效其長。而不能一氣聯絡矣。又何以利機關。調緩急耶。惟導陽即以化陰。化陰即以導陽。斯視陰陽如一氣平偏側為太和。而止者自行。行者自利矣。石韋。味苦平。主勞熱邪氣。五癰閉不通。利小便水道。

盧子繇曰。石者山骨。韋為之皮。秉水之用。火之體。從堅凝閉密中暢達敷布。故主勞熱邪氣致五癰者。蓋假石性之慄悍。宣通水道。捷於影響。

張隱菴曰。水草石草。皆主在腎。石韋生於石上。凌冬不凋。蓋稟少陰之精氣。葉背有金星。有黃毛。乃金水相生。腎上連肺也。主治勞熱邪氣者。勞熱在骨。邪氣在皮。肺腎之所主也。五癆者。五液癆閉。小便不利也。石韋助肺腎之精氣。上下相交。水精上濡。則上竅外竅皆通。肺氣下化。則水道行而小便利矣。

鄒潤安曰。石性至剛。縱使火煨金鑊。能通其質。不能通其氣。雖然。端溪之硯。蓄水不冰。此水之溫氣。漬於石也。丹硫之穴。其水可浴。此石之溫氣。貫於水也。夫此猶為石溫水溫。久積漸使然者言耳。若石既稟陰剛之性。所處又陰厓險罅。水聲人跡不經之所。宜乎為陰之尤矣。乃偏生極柔極韌之石韋。何哉。且其味苦屬陰。氣平復屬陰。若論陰陽交和。而後生氣得鍾。豈有此物生於此處之理。殊不知苦原火化。平本秋容。化於火而能柔。是以得鍾生氣。於至剛之處。出於夷而自險。是以能存危慄於巉仄之區。意之所洽。即理之所在。理之所在。即功效之所自矣。熱而曰勞。且附以邪氣。則其內倚巉巖之骨可知。癆閉不通。兼五則因勞熱而氣化。遂失其樞。致水氣頑礦如石可見。此時若以寒劑泄其熱。則水勢愈湧。熱仍不除。若以熱劑通其閉。則適助其熱。氣化仍不能轉。故必以稟陰氣而萌芽於堅頑巉削之石中者。使附骨之陰氣發生而勞熱消。勞熱消而氣化遂得轉。一舉而無微不

水道得無有複。而其間有臆義歟。曰。稽之素問。宣明五氣篇。膀胱不利為癃。五常政大論。其病癃閼。王注。癃為小便不通。則以五癃為五淋。蓋亦未為非是。若更證之以奇病論之有癃者。一日數十溲。甲乙經之氣癃虛則遺溺。似有漏義焉。蓋熱冷氣勞沙五淋者。皆小便之不通。而別其源。徵其象。有此五種也。若靈樞五癃津液別篇之溺也。氣也。汗也。泣也。唾也。則所該者廣。五淋僅溺之一端矣。訓詁之書。說文最為近古。其於癃下。不詁為小便不利。而詁為罷病。亦可見癃之為病。非暴病。非實病矣。故夫癃之虛者。溺多汗多。泣多唾多。氣出而不反也。實者。溺秘汗秘。目乾舌燥。氣結而不解也。凡診病之道。虛中當求其實。實中當求其虛。癃本罷病。罷病之中。又有虛實如此者焉。於此見本經石韋主治勞熱為虛。邪氣為實。邪氣著於勞熱。是虛中有實。癃為虛閉。不通為實。五癃閉不通。亦是虛中有實。石韋之為物。惟其稟質柔輒。是以能治虛熱。惟其發生於剛悍。是以能通閉結。惟其性平。是以能下行利小便。水道之功。為尤擅於此。又可見凡氣虛熱結。目乾口燥。無汗便閉者。石韋均能治之。而於通小便為最善。以是較之訓。五癃為五淋者。其義豈不廣且博耶。